

得獎人 徐培晃

1981 年生，桃園人，中興大學畢，
現任職於逢甲大學，著有詩集《火
宅》，散淡的人生無可多言。

成人組
小品文·第一名



抱睡

第一次約會，彼此心理都知道是最後一次，但是不說，也不想，見面帶著試探的口吻：「你是……」沒錯，餓了，吃得下口就是菜，「喝飲料嗎？」我們都知道這些都不重要，但還是從這些試探開始，渴嗎？暈嗎？晚風好涼，等多久了？即使已經知道了結果，彷彿只要回頭補完過程，就會是一場微戀愛，跟時間競逐，每一秒都在分離，所以要加速，結完帳踏出超商就可以牽手，但仍是要走完試探的過程，所以放慢，進了門，只坐在床沿看電視。

遙控器主動遞到我手上。是的，我是訪客，以客為尊，像隨手轉台般掌握節奏，節奏是時間與行動的放緩與加速，有變化才有節奏，所以不必再牽手——我才是主人，新聞，HBO，半夜重播的〈康熙來了〉。

「這集看過了。」

不必回答。因為在倒水，洗臉，小小的套房裡走來走去之後，就會自己坐下，靠近，跟著投入螢幕裡，彷彿是好熟悉的情侶了，廣告空檔聊聊今天的工作怎樣，課業重嗎，假日去哪玩，平日無聊嗎，我喜歡游泳，你會嗎，我教你，手，這樣，高一點貼近耳朵，再伸向前，我教你，放鬆，從後側貼近抬起手，模擬划水的動作，左右轉腰，在耳朵旁壓低嗓音：放鬆……

盛夏的夜晚坐著坐著就滲了一身汗，衣服貼著身體，脫掉衣服，一股濕氣依然黏著身體，關了燈的黑暗中，呼吸太重了，從浴

室竄出淋浴後的蒸氣一路濕答答的，和沐浴乳的香，呼吸聲，毛孔舒張的體熱，往身上撲來，又濕又熱，整個房間像是一方魚缸，冷氣的馬達不斷打氣，噗嗤噗嗤的幫浦，「睡了嗎？」不說話，黑暗中我只是一尾睜著眼睛入睡的魚，胸口的起伏如鰓，擺動尾鰭。一定是冷氣太弱了，太熱太濕，我像一尾魚抬頭張口吸氣，需要多新鮮的氧氣，整個房間的空氣好渾濁，可以聞到自己的汗，一點一點，像黴斑黏在身體，放射的孢子瀰漫在空氣裡，又臊又酸，關燈前他又洗了一次澡，但我不，我的氣味侵佔了這座房間，腺體與垢與菌，發酵出寂寞的味道，我像一尾魚，游在被自己糞便污染的水缸中，昂頭喘息，不斷碰撞缸壁，發酵的分泌氣味從鼻腔回流，病一般，渾身的寂寞像鱗片豎起來，感覺得到毛孔舒張而肌肉緊繃，過敏的寂寞越抓越癢，越用力，一條一條求救的痕跡，寂寞的魚用力衝撞水缸，越撞越大力，對著反射的影像喃喃張口而無聲的問：你寂寞嗎？

撞到一陣暈眩，也就麻痺，累癱了，抽幾張衛生紙擦擦身體，蓮蓬頭隨便沖沖就好，不洗，不在陌生人家洗澡，太居家的行為在生份的地方太彆扭，坐在床沿看他圍著浴巾走出來。要睡了嗎？關了燈，是該抱睡的，說好抱睡的，但是累得不想碰，倦得沒有感覺，躺在陌生的床墊與枕頭，不熟悉的弧度不斷排擠我這軀陌生的身體，不斷翻身又翻身，起身，幽微的光中默默穿起內褲。

不習慣在別人家過夜吧。回到家，依然只有孤獨的傢俱，但是在倦到沒有意義之後，似乎一切都可以忍受了，只是感覺身上沾滿別人的味道，就是一場抱睡而已，身體和沐浴乳的氣味都不應該留著，脫掉所有衣服，丟進洗衣籃。

開始洗澡。

評審意見

〈抱睡〉

方梓老師

兩個孤寂的人尋索微戀愛的感覺，第一次的見面也是最後一次，一夜的感情，或一夜的性愛點出心與肉體的疏隔，而生理與心理都需要被填飽，一次的性愛也不過是一場抱著睡而已。

作者以瑣碎相處事件道出兩人想要更融入，卻更疏離，像魚缸裡的魚撞著缸壁，魚缸厚硬如人心隔閡，最難突圍。最後的洗澡可以洗去別人身體的氣味，卻揮不去更深沉的寂寞。

作者以看似輕鬆自在的語調敘述一場抱睡，卻潛沉著厚重的孤寂與疏離，心與身的不諧致。這是一篇極精巧的小品文，一氣呵成，以輕搏重，成功描述寂寞的心孤獨的人。

得獎感言 徐培晃

病體，每有憂生之嗟，雖然仗著單身並且常跟略長幾歲的人交遊，以致有機會裝年輕，但是體力似乎漸差、膽子似乎越小，這些事似乎騙不了自己，一度會在寒流時候游室外池，冷到沒有雜念一心只有撥水的動作，正所謂澡雪精神是也（也可能誤解了），但是近來漸漸算了，保暖為要，養生為要，免得讓寒氣入體入骨入腑臟為要，注意運動，注意飲食，只賸早睡這件事該注意而執行不力，下班，吃完飯，到家有時都八、九點了，放空看電視，空夠了，就寫詩。